

万象文库 · 长篇小说



奶奶和她的传奇

罗建明◎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万象文库 · 长篇小说

奶奶和她的传奇

罗建明◎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奶奶和她的传奇 / 罗建明著. —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5. 4

ISBN 978-7-5115-3203-9

I. ①奶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83944 号

书 名: 奶奶和她的传奇

著 者: 罗建明

出 版 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陈 红

封面设计: 中联学林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 65363527

编辑热线: (010) 65369844

网 址: [www. peopledailypress. com](http://www.peopledailypress.com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494 千字

印 张: 27.5

印 次: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3203-9

定 价: 58.00 元

001		第一章	奶奶的婚事
028		第二章	小女婿与大媳妇
061		第三章	一个女人两个丈夫
094		第四章	借 粮
112		第五章	家 殇
132		第六章	寻找妈妈
150		第七章	被赶出门
168		第八章	逃 荒
188		第九章	花妮挨打
205		第十章	艰苦度日
222		第十一章	过新年
242		第十二章	技工学校
278		第十三章	小两口和老两口
308		第十四章	老抠的家事
343		第十五章	批斗大会
364		第十六章	大轰大瓮
381		第十七章	转 婚
396		第十八章	大锅饭
412		第十九章	洛萌的学校生活
431		后 记	



第一章 奶奶的婚事

一个刚下过大雪的晚上，北风呼呼地刮着，树上好像带着无数枚哨子，在刺骨的寒风中，到处啾啾乱响。用谷子秆编成的风门，在寒风中像摇摆舞一样不停地跳动。糊了几层的窗户纸，一层一层地飞走，风从窗洞里钻进来，扫荡了每件物品、每个角落。房顶上苦的麦秸，被风一把一把地掀下来，有的落到地上，滚到坑塘；有的飘到天空，飞到远方。白皑皑的雪，漫天遍野，冷飕飕的北风，刺骨凝血。广大贫苦农民，家家灶冷，户户衣单，他们都蜷缩在自己的小窝里，在恶劣的天气里苦熬着。

在一个不大不小的草房屋里，母女俩面对面坐着，中间放着一个用黏土做成的火盆。从火中冒出一缕细微的青烟，逍遥自在地，慢慢腾腾地，不慌不忙地打着旋儿往上游动，消失在空中。母亲哭丧着脸，紧锁着眉，牙咬着嘴唇。眼角的鱼尾纹显得更深，两眼直盯着女儿，好像生怕女儿消失似的。女儿无精打采地坐着，女儿眉清目秀，可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一点儿也没有了往日的神采，呆呆地望着火盆里的死火，一点火星从火盆中爆炸出来，即刻消失在她的脚旁。她的两手无所事事，一会儿张开手掌放在火上取暖，一会儿两手凑在一起，让十个指头开小会，你摸摸我，我碰碰你，谁也不知道它们交流了什么；有时两手抱在一起揉搓，不知道是搓手上的灰，还是蹭痒。两人沉默了好一阵子后，母亲先开了腔：“今天上午你胡大娘又来了，还是问你的婚事。她问咱们对她所说的那个媒，考虑得怎么样了。”

女儿漫不经心地问：“你是怎么对她说的？是不是说你们已经答应了？”

妈妈：“看你这傻孩子说的，不经过你的同意我们能答应她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孩子的婚姻大事，虽说是父母做主，但在咱们家，你爹我们两个都很



通情达理，在孩子的婚姻问题上，我们是充分听取你们自己的意见。我没说肯定话，我说得征得你的同意以后再说。”

女儿说：“先停停吧。那边如果等不及，请他们另找家吧。”

妈妈有些生气了，不耐烦地说道：“你又不同意，孩子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到底同意什么样的？你看现在，人家说个你不同意，说个你不同意，这样下去，以后人家就不说了。你都没想想你多大了，难道你能跟娘生活一辈子吗？你对娘说说，你到底为啥不同意？”

女儿：“为什么不同意，我也说不来。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情况，所以我不同意，就这么简单。与一个不了解他的情况的人结婚，其他女人可以，但我接受不了。”

妈妈：“真是怪事。我们这么多女人不都是这个样子吗？都是先结婚，再了解情况，再建立感情。”

女儿：“这样冒险很大，可以肯定地说，你们这一批人中，婚姻生活有各种不同情况。”

妈妈马上问她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也没有一个一个去问问。你说说都有什么不同情况。”

女儿：“有满意的，最多占一半，也可能稍微多一点儿；有勉强的；有不满意的，但可以凑合着过；也有过不到一起的，这一部分人中，大部分在丈夫的拳打脚踢下过日子，这部分人最可怜，她们过不了一天好日子，她们生男育女，辛苦一辈子，最后悲惨地死去。在那勉强的人群中，很多人也不是从内心里满意，她们大部分是相信命。她们认为她们就是这个命，这一辈子就该找这样的男人。……咱们女人啊，就是受苦多，就是受罪多……”

妈妈：“你这一套话从哪里学来的？真是‘富人卖粮——一袋（代）比一袋（代）强’，我这一代不如你们，没你们懂得多，没你们见识广。”

女儿的话说得妈妈无言可答。她很佩服女儿，佩服女儿懂得这么多东西，佩服女儿有这么个好口才，滔滔不绝地像打机关枪一样一连串说了这么多关于女人的问题。这些是她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的。她为女儿高兴，为女儿骄傲。她心里明白了，心里亮堂了，知道女儿迟迟不肯轻易答应自己婚事的原因了。

大风还在刮着，风门的扑踏声，梢枝的啾啾声，大树的呜呜声，以及院子里一些东西被刮到地上的咔嚓声，交汇在一起，像大自然中的交响乐，听起来不是愉快的感觉，而是阴森可怕、悲哀凄凉。妈妈说：“天不早了，咱们睡吧。”



夜里谈话的母女俩是陈庄村的陈婵妮和她的妈妈。

陈家的祖辈是一个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家，虽然谈不上富，但也不算穷，生活还算不错。到她父亲那一辈，慢慢滑下来了，生活只是顾得住。她兄妹四人，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，就她一个女孩。父母疼她，从某种程度上说有点儿溺爱，在很多重大问题上，尤其是牵涉到她本人的事情，得按她的意见办。不然，她就不依。父母亲常批评她“自以为是”。可是她的想法并不是没有道理。比如，她十来岁时，一心想学文化，非让她父亲给她雇家庭教师不可。她父亲只得给她请一个远门亲戚上门教她识字。所以她是这个年龄段少有的识些字的女人。再如，她小时不想裹足，她妈怎么说她也不干，把她妈气得死去活来。她妈说：“女人不裹脚，找不到婆婆；女人脚很大，人人都害怕。”她反驳说：“找不到婆婆我自己过，干吗非要找婆婆？害怕我就别理我，谁离了谁都能过。”

婵妮生性很泼辣，遇事天不怕地不怕。不管家里活地里活，都积极干，并且干得都不错。她父亲赶着牲口去地里犁地，她也想去试试，耙地、耕地，她都想干。全家的吃水她包了，三天两头往家里担水，家里的吃水缸里总是存着满满的水。她虽然是女孩，但干起活来完全像一个男的。她妈妈常说她是“破小子”。

虽说婵妮有“破小子”的特征，但是她在家里可真会做细活。女人干的活，她基本上都会。纺花、织布、做衣服，她全会；做袜子、做鞋，甚至小孩衣服等她也全会；扎花、绣花、画花、绞花，她没有不会的。东西两庄的姑娘们常找她帮忙，找她画花、绞花、扎花、绣花，她忙得不亦乐乎。请她画的花主要有：袜底上的，鞋帮儿上的，枕头上的，帐子上的，小孩衣服上的，帽子上的，还有老年妇女的头巾上的等等。

由于她有这么多本事，肯帮助人，随叫随到，叫干啥干啥，从不嫌烦，从不说累，对任何人都很热心，因此大家都把她当成知心朋友。比她大的，比她小的，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对她说。

有一次，比她小两岁的陈巧英告诉她，她父亲为她订了个婚，但她不愿意，问她怎么办。婵妮问她为什么不愿意，她说她听说那男的不十分精明。婵妮问她：“你心中是否有人了？”她说：“我心中有个有好感的人，但不知人家是否愿意。”

婵妮问她：“谁？你告诉我他的名字，我为你打听打听。”

巧英告诉了她那男人的名字。然后她说：“爹爹为我订那个，他用了人家



的好多钱呀。”

婵妮说：“只要你坚决不愿意，不能答应这门婚事。用人家的钱如数退还人家。我找你妈说说。”

她很快说服了巧英妈，并请她劝说巧英爹，把钱退给人家，断了这门亲事。关于巧英认为不错的那个男孩，婵妮认为，巧英家的人托媒人说媒不合适，她直接找媒人去说媒也不合适，毕竟自己是个女孩家。她就对自己的妈妈说，让自己的妈当媒人，给巧英和那男的说媒。很快这门亲事就订下了，巧英很高兴。

还有一个叫梅梅的姑娘，刚刚十三岁，妈妈死得早，爹爹给她娶了个后娘。常言说“有后娘，就有后爹”，亲爹也不亲了。她在家常常受气，不是挨打，就是挨骂。她有些受不了啦，有时有寻短见的念头。婵妮听说后，耐心细致地给她做思想工作，叫她鼓起勇气，坚持面对。她讲的内容主要有列意思：首先，你老早死了母亲是你的不幸，这是你一生中最大的痛苦。常言道“掏钱难买少年苦”，你不掏钱就白捡来了少年苦。现在不吃苦，将来就没有甜。吃得苦中苦，才有甜中甜。你现在吃了苦，将来肯定有好生活。第二，要坚强起来，既然不幸降到你身上，你就得挺住。母亲已倒下了，你不能再倒下。你倒下就是向不幸屈服，向不幸低头。第三，把逆境当成锻炼自己的好机会，这是考验你的时候。经过艰苦考验而成长起来的人，将来一定是一个有出息的人。第四，挺起腰杆吧，我会时刻帮助你，只要你不嫌弃我……经她这么一说，梅梅有了生活的勇气，不但不再寻短见了，而且对今后生活有了美好的憧憬。

婵妮长就一个中等身材，不高不低，不胖不瘦，恬静的脸上不时流露出浅浅的笑容。她表情淡定，绰绰大方，两只大眼睛剔透明亮，热情奔放，时刻散发着深思熟虑的光辉，表露着责无旁贷的担当。她爱穿深色裤子，浅色上衣，两条粗粗的辫子搭在双肩上。脚虽然有些大，干活却很有劲。她人缘好，村上人没人不说她是好姑娘的，在东西两庄的姑娘群里，确实比较显眼。走在街上时，回头率很高，很多小伙子对她都怀有一种梦想。

她十六七岁时，说媒的人越来越多了。由于她要求的条件比较高，所以说媒人也不会介绍个条件低的，他们甚至是挖空心思，把自己可以接触到的条件比较好的男子介绍与她。但他们介绍的，绝大多数都是包含下列内容：

1. 家庭条件很好，有的还列举土地亩数、牲畜头数、宅院面积、房屋间数。



2. 男的条件很好，浓眉大眼，清秀俊雅，才华横溢。
3. 订婚时任女方尽情索要，要啥给啥。
4. 女方去男方家后任意享受，想吃啥吃啥，想穿啥穿啥，要啥给啥。

所有这些都是婵妮不喜欢的，任凭他们不厌其烦地许这许那，他们越许诺，她心里越讨厌。她爹妈给她介绍时，她一个一个都拒绝了。慢慢地媒人越来越少了，他们不理解她要求的是什么，更不知道如何能达到她的满意。

一天晚上，她妈把她叫到内屋对她说：“傻妮子，你的终身事，你到底是咋想的？现在，妈最揪心的就是你的婚事。没听人家说‘男大不娶妻，准是有问题；女大不出门，准是个祸根’？你这么大了，这个问题不解决，总不是个戏吧？今天晚上，你对妈说说你心里话，咱娘儿俩谈谈心，看今后咋办。”她妈深知她的脾气，不敢说她的不是，也不敢以命令式的口气对她说话。而是心平气和，以交谈的方式让她谈谈她的想法。

婵妮也很心平气和，看看她妈这个态度，她直截了当地对她妈说：“我想找的男人是这样的：身子帅、脑子快、胸有才、专心爱。”

她妈一听，没真正理解，就骂起她来：“你这个死妮子，什么帅、快、才、爱？你给妈又要要这么多嘴皮子，玩这么多字眼。妈不识字，不知道你说的是啥意思，你直接说，别绕弯子。”

她说：“我这不是乱说的，我不是耍嘴皮子，也不是玩字眼。我有具体内容。”

她妈说：“那你把具体内容说说。”

她说：“身子帅，就是要有个较好的身材。并不是美男子，一般身材就行。但不能是瞎子、聋子、哑巴、瘸子，也不能是矮子、罗锅。长相一般就行，但身体得健康，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。”

她妈说：“这个要求也不算高，我理解。还有啥？”

她回答说：“脑子快，就是聪明、伶俐，反映问题快。决不能痴呆，决不能是呆头呆脑的人。人品老实可以，但不能太老实了。老实得太很了，就成傻子了，‘老实’是傻子的代名词。如果不会说，不会干，遇到问题没有一点儿办法，只会听别人说，只会跟着别人干，没有一点儿自己的独创，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意见，这样的人虽不是傻子，但也不全精。脑子里少根弦，考虑问题总是迟钝、欠周到。这绝不是脑子快的人，也不是我理想的人。我讨厌不老实的人。一个人如果不老实，到处欺骗，处处撒谎，对任何人都不交心，对谁也不说实话，这是区区无聊的小人。我理想的人是聪明坦荡，举止优雅，



处事大方。”

她妈接着说：“还有啥条件？”

她接着说：“胸有才，就是有才华、有知识、有能力、有独立干事的本事。自己有独立自主的胸怀和胆量，不是靠父辈吃饭，更不是靠继承家业过活。我要的这人一定胸中有才华，脑中有知识。这样就会学啥会啥，干啥成啥；这样就会临危不惧，遇难不畏；这样就会胸有成竹，走遍天下。”

她妈说：“你这傻妮子，像巧嘴八哥一样，说了这么一大串，都把我说糊涂了。除了这以外，还有啥要求呀？”

她说：“这最后一个就简单了，所谓专心爱，就是爱要专一，不能有几房妻室，也不能有几妻几妾。他一个男的，只能要一个妻子，终身就这么一个，什么时候都是这么一个。不能用任何理由，也不能找任何借口，再娶第二个，甚至第三个。”

她说罢，妈妈说：“你的这些要求，妈也理解，妈同意你的条件。你的这些条件，并不算高，更谈不上是高不可攀了。既然这样，过去媒人介绍的那些，就没有一个符合你的要求吗？”

她说：“你没想想吗，他们介绍的那些全是土地、财产、楼瓦雪片、家有万贯之类的话。没有一个注重人的能力的。给我说媒，光说这些，连边都不沾。”

她妈马上插话：“有个媒人说的那个，不是说有学问、人缘好、爱劳动吗？”

她说：“妈，你相信媒人的话？是你见了，还是俺爹见了？”

她妈说：“是媒人说的。”

她回答说：“媒人跑断腿，全凭两片嘴，什么话都会说，你需要什么话，他就对你说什么话。如果两方都信了他的话，媒成了，事办了，以后过得怎么样，他一概不管。南街高领大娘的媒，不就是经媒人说的吗？你问问高领大娘，他们过得怎么样。生活倒还不错，但全靠老家业。高领整天啥也不干，动不动还打老婆。一切事得按他说的办，说得不对也得办。高领大娘的话一句也不听。高领大娘伤心死了。一提这事，她就掉泪。但生米已做成熟饭，她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她只有安慰自己，说自己的命不好，是忍声受气的命。南头有个吴林嫂子，她也是媒人说的媒。吴林是个哑巴，她过门以后才知道的，但吴家有些家业，生活还过得去。凭媒人说的媒，有不少把女的害苦了。妈妈，你要知道，男人怕不懂行，女人怕嫁错郎。在嫁人这个关系到一生命



运的问题上，一定得非常小心。这比不得买衣服，不合适了换换，或者再买一件。这可不是随便可以换的，你说不是吗，妈妈？”

妈妈听了非常高兴。她想，平时总以为这妮子傻乎乎的，大大咧咧的，像个傻小子，谁知道她心里还有这么多道道弯儿。她喜在心里，笑在脸上，得意扬扬地说：“是啊，你这傻妮子，看你不怎么说话，你是一口吞个鞋帮——心中有底呀。好吧，孩子，告诉妈，你心中有没有正在考虑的人哪？”

这句话问得婵妮有口难张。她思想斗争得很激烈，说吧，太不好意思，不好张嘴；不说吧，心里话不对妈妈说，对谁说呢？除了妈妈还有更合适的人吗？没有了，只有妈妈，才是唯一说心里话的人。即使下了决心说，嘴还是结结巴巴，光看见嘴动，听不见说的什么。说话人不好意思，听话人心里着急。

看见她这种尴尬样子，妈妈催她说：“你这孩子，在妈面前还有啥不好意思的，说到哪儿，妈都不怪，快说吧。如果行了，妈可以想法帮助你。妈整天操你这个心。”

婵妮也在想，是呀，心里话不对妈讲对谁讲呢？她鼓起勇气，对妈说出了她的心里话。她说：“很不成熟，只是稍微有些影子，究竟如何，八字还没有一撇呢。”

她这么一说，她妈猛地一喜，急忙问：“谁呀，孩子，快对妈说说他的名字。”

她说：“我不知道他叫什么。”

妈妈不以为然地说：“看你这傻孩子，不知道他叫啥，怎么行呢！如果知道他的名字，又知道他是哪庄的，咱可以托人去了解情况，条件行了，再找媒人说媒；不行了就拉倒，不声不响，神不知鬼不觉的。”

妈妈的这番话也正好说到她心里，她的意思也就是如此。稍等了一会儿，她对妈妈说了一遍她在会上买年画的经过：

春节前的一个会上，洛培石照例把年画和对联摆出来，耐心等待着有人来买。他殷切希望尽快在年前把货卖完，不然到初一以后就没人要了。可是这天不巧，偏偏买家很少，快到中午了，会上的人逐渐离去。洛培石本打算多卖些字画，可今天非但没有多卖，反而比平常卖得少。他心想：“收拾摊子走，不在这里白等了。”正当这时，突然来了一名年轻女子。她先粗略地看了一下他的画。有门画、中堂画，还有山水画、人物画等。她看了画以后，转过身来用手翻他的对联。对每副她都看得很仔细。她看到的对联有：



堂屋门上的：骏马腾云贺新禧 红梅傲雪笑迎春

头门上的：春来满江柳吐翠 秋到遍山枫染红

客厅上的：五洲四海来欢聚 亲如兄弟似一家

厨房门上的：进门洗手为先 对案莫言为荣

陪房门上的：家家户户贺新春 老老少少过新年

除了上面说的那些门上常用的以外，还有一些其他对联，供一些特殊心理状态的人使用。这样的对联有：

对联是：走东家串西家家家不免 吃一口要一口口口吃完

横批是：逍遥自在

对联是：吃一升采一升升升不断 借新账还陈账账账相连

横批是：自得其乐

对联是：一棍一篮走遍天下 一人吃饱顾住全家

横批是：美满生活

对联是：身卧大地头枕山 睡盖蓝天星做伴

横批是：独善其身

对联是：想去哪就去哪没有人管 爱干啥就干啥自己随便

横批是：潇洒人间

这女子对这些对联一副一副地看，一字一字地念，意味深长地品。她对这些对联很感兴趣。她感到他的对联与其他的有很大不同：首先，字是手写的，不是像其他对联那样是印刷的，而且字体潇洒，落落大方，龙腾虎跃，肯定出自名人之手。使她更感兴趣的，是对联的内容。她初步认定，写对联的人不是个平庸之辈，这人还是少有的。她的思想进入了一个较深的层次。她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对联，倒不如说是写对联的人。她问：“这些对联是你批发的呀，还是你们自己写的呀？”

“我们自己写的。我们卖的对联从来不批发，都是我们自己写的。”年轻人小心翼翼地回答。

“是谁写的？”她又问。

“我，我自己写的。写得不好，见笑了。”年轻人羞答答地回答。

“一笔好字呀！”她说，好奇地看了他一眼。但他却不好意思地回答道：“谢谢夸奖，自己学着写的。欢迎指正。”

她又问：“你是根据啥写的？”

她这一问，年轻人没弄清楚她指的是什么，一时答不上来。她看到他尴



尬的样子，急忙解释说：“我是说对联的内容是谁编出来的。”

这下子年轻人全明白了，他心想，她问的不是谁编的词吗？

接着他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是我自己编的。”然后他又说：“编得不好，见笑了。请指正。”

在他和她说话期间，她对他手脚的动作，说话的腔调，面部的表情，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从他的言谈话语中，她初步有了一个感性认识，认为他不是个平庸的男子，而是一个有独特想法的青年人。但她又想，从他写的对联中，反映的是乞丐的生活，他是不是个一无所有的流浪汉呀？他有家吗？是不是正如他写的一人吃饱顾住全家呀？她对他有不少疑问，而且一时不得其解。她很想知道他姓啥名谁，更想知道他是哪村人。但她又不好意思亲自张口问他，便找借口说：“我今天没带钱，没法买。我想回去对我爹说一下，让他去你家买。你能告诉我你是哪庄的？姓啥名谁吗？”

年轻人立即答道：“当然可以喽。我姓洛，是洛家庄的。”

她客气地说：“谢谢。”她若有所思地离开了他。他也收拾摊子离开会场。

她妈听了她的话以后说：“这好办，我有个表姐，她家也是洛家庄的，我托她打听一下。”

第二天上午，她妈吃罢早饭就去洛家庄表姐家了。

当妈妈让表姐谈谈那个卖年画的情况时，她表姐问：“是哪个卖年画的呀？我们村有三家卖年画的，并且都姓洛。”

妈妈一时不知所措，她思索着：三家都姓洛，这个是哪一家呢？停了一会儿，她忽然想起，她听女儿说，这家卖的对联都是他们自己写的，而不是批发的。于是，她对表姐说：“这家卖的对联都是自己写的。”

她表姐说：“这就很清楚了，这是洛培石家。只有他家卖的对联是自己写的。其他那两家卖的都是批发来的。”然后她接着说：“你要是问他家的情况啊，我对他家知道得可清楚了，基本上啥都知道，你问不掉底。最主要的是我告诉你的全是真实情况，没有半点儿假的。”下边就是她表姐对她介绍的关于洛培石及其家里的情况：

洛培石兄弟三个，他是老三。老大、老二都成家分开过了。他是最小的，跟他爹娘一起过。他还没成家，连婚也没订。据说好几个人给他说明媒，都被他拒绝了。说的那几个女方条件可好啦，可比他家条件好。可他就是不同意，不知道啥原因。洛家绝对是好人家，全家人辛勤劳动，除种几亩地外，还不断做个小生意，家里搞个小副业，例如养猪、编筐、握篓、编席，缉锅盖、



编篮子。卖几个钱，有个零钱花。家里生活不错，虽然不算富裕，但也过得去。他家人缘很好，对人热情，肯帮助人，与谁家都合得来，很少与别人闹别扭。洛培石这小伙子爱打抱不平，不是少肝无肺的人。例如去年村里发生这么一件事：春节期间在村头唱大戏，戏唱完后，在唱戏附近的田地里，有人发现刘贯一插了一个牌子，上面写道：

可恼、可恼、真可恼，
二亩庄稼全踩倒。
明年如果再唱戏，
我把老屌种地里。
长得又粗，又长，又结实，
再踩我也不怯气。

——刘贯一

村里人见了这个牌子都很生气。牌子就在村头，人人都看见了。看戏人都是本村的街坊、爷儿们、大娘、婶婶、兄弟、姐妹，可他不顾脸面，竟写出这样污辱人格的话，实在不是东西。村里人都说他不是人。牌子出来没几天，正在人们议论时，在那个牌子旁边又插了一个牌子，与他那牌子紧挨着，上面写道：

稀奇、稀奇、真稀奇，
村里出了个刘贯一。
人家地里种庄稼，
他把老屌种地里。
如果明年丰收了，
保证收获一大批。
运回去，放屋里，一年四季长年吃。
生着吃、煮着吃，准能吃它一辈子。

村里人看见这个牌子，都拍手叫好。有的说，这个牌子可为咱村里人出气了！还有的说这个牌子写得真过瘾，像刘贯一这号人，不这样治治他也不行。这个牌子上没署名，不知道是谁写的。不过，很多人都猜想，一定是洛培石写的。因为只有他才有打抱不平的思想，有为村里人解愁的品德；也只有他，才有水平写出这样的句子。

关于他爱动脑子、爱写点东西的习惯，还有一件事：他县城有一个朋友，弟兄三人，他的朋友是老三。因家穷，都长大成人了，还没有娶老婆，仍与



父母住在一起。弟兄三人都有个小生意做：老大卖鞭炮，老二卖烧饼，老三开锅口——杀猪卖肉。有一年快到春节时，他的朋友让洛培石为他写对联。洛培石为他们的头门写了这么一幅：上联：惊天动地的大户；下联：数一数二的人家；横批：先斩后奏。这一年恰巧是一位新县长刚刚上任，正月十六游六时，新县长带几个人在街上转悠，顺便了解一下风俗、人情。县长看见这个对联时，心里很吃惊。他问他的随行人员关于这家的人员情况时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他当场批评了随行人员，说他们高高在上，不了解下情。他马上对下边人说：“赶快拿礼物来看望，很可能这家有大人物在上边做官，而且官还不小呢。你没看对子上那口气！咱要是得罪了这家，可是没咱的好果子吃。”

第二天上午一大早，县长带着几十个人，抬着礼物，浩浩荡荡来到这家。他们的突然到来，让这家始料不及。这家屋子小，一下子来这么多人，连站的地方都没有。县长一人坐在一条凳子上，其他人全站着，有的站在院子里。县长坐下时，心里在想：这家人真够简朴的，这个官也一定是个好官。家里只留下老大与县长攀谈，其他人全都躲开了。县长先开口：“年过得好吗？”

老大：“好，好。”

县长：“我刚来，不了解情况，对你们缺乏关照，请你们原谅。过年少什么东西不少？少什么东西请及时告诉我，我好让他们给你办。”

县长的一串话使老大莫名其妙。他不知道县长为何而来，也不知道他的话是什么意思，更不知道自己如何应对。他心里很没数，只有被动地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地应付着。一段寒暄以后，县长切入了正题：“咱家哪位在上边做官哪？”

县长的话真的使老大不知所措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做官？什么官呀？我家没有做官的，我家都是农民，都是农民。”

县长那满面春风的脸，马上阴沉下来了。他板着脸，字正词严地问：“那么你们贴的对联是怎么回事？”

县长的问话使老大恍然大悟，他这时才明白，原来是他家的对联把县长招来的。他心里有数了，不忐忑了。他存住气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我们的对联怎么啦？过年贴对联不是很正常吗？”

县长：“那‘惊天动地的大户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老大：“这很简单。我是卖鞭炮的，而且全村就我一家，鞭炮一响，不就惊天动地了吗？”



县长：“那么‘数一数二的人家’呢？”

“这也很简单，我家老二是卖烧饼的，卖烧饼就得一个一个数着卖，所以，我们是数一数二的人家。”

县长：“‘先斩后奏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老大：“这更简单了。俺家老三是开锅口卖肉的。他是先杀了以后再去报税，所以是先斩后奏。”

县长听了，哭笑不得，啥话没有再说，只好带着东西走人。

洛培石是个很有脑子的人，别看他上学不多，却能写会算，比有高学问的人脑子都快。比如，前年村里打算让大家出钱，在村头打一眼井吃水，但地皮不好解决。村里的公地都是留着盖庙用的，况且，距村子比较远，在上面打井用水不方便。可是离村子近的土地，都不是公地，都是私人的地。私人的地谁也不让打井用。本地有一种风俗，谁家的地上若有井或有庙的话，对这个家族不好，会影响下辈人的安全。因此，谁也不会同意让公用的井打到自己的土地上。大家都明白，如果把井打到离村老远的公地上，吃水太不方便。这时，有人建议把公地与村口这家的地换一下，让村头这块地的主人拥有那块公地，把他的村口的地变成公地，用来打井。这本来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建议，井也可以打得离村子近些，村口这块地的主人也不损失一寸土地。但这块土地的主人不愿意这么换，他嫌那块地太远；再一个是那边的土质不好，长庄稼不如他原来的地。这可让人作难了，井得打，它关系到全村人的生活问题，井不打是不行的。但打哪儿呢？全村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。一时间，村里人嚷嚷得沸沸扬扬。有的说把村头那块地买回来，但主人就是不卖；有的建议把这块地租过来，每年给主人租金。这个建议双方都不愿意，村里多数人说租金给到何年何月是个头哇？主人不愿意有两个原因：一是过几年以后，他向谁要租金？收不到租金怎么办？没人负责了，他向谁收呢？这件事很悬。其次是，按这种办法，井还是在他家地上打着。因此这个建议也不行。正在这时，洛培石把大家叫在一起。他说：“我看了一下，公地到村口共有二百多丈远。这二百多丈里，有三十户人家。我想这三十户人家一定会宽大为怀，顾全大局的。为了全村人的吃水问题，他们得做些自我牺牲……”他说到这儿时，人群里七嘴八舌地说：“你说咋办吧？快说吧。”他说：“我说出后希望大家都同意。我这个办法不是只牵涉到某一家，而是牵涉到所有这三十家。要吃亏也不是他一家吃亏，而是这三十家都吃亏。这个亏，平



均摊到这三十家，也分不了多少。这样，大家就容易接受，天塌砸大家嘛。”他说罢，大家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快说吧，我们同意。”随后，洛培石不慌不忙地把他的想法说给了大家：“你们这三十户，每户的地向外挪一个位次。这样，就把打井地空到离村最近的地方了。”

他说罢以后，首先这三十户表示同意，其他人更没有意见。然后大家齐声欢呼：“好主意！好主意！”

打井占地的问题解决了以后，井也很快就打成了，大家吃水方便多了，洛培石在全村人面前的影响比以前更大了。

村民都羡慕他有勇、有谋、有德、有才，他受到了同龄男人的敬仰，成了同龄女人追求的偶像。

这时，妈妈问她表姐：“刘贯一肯定会知道是洛培石写的，他知道后有什么反应呀？他不报复洛家吗？”

她表姐回答：“他知道了，洛家也不怕。刘贯一是一个老鼠过街、人人喊打的人。他妻子也是这样，真是不是一类人，不进一家门。两口子都非常自私，从不管别人的利益，也从照顾别人的面子，不管大小事，哪怕是鸡毛蒜皮的事，不符合他们的利益，他们就竭力反对，甚至是大动干戈也在所不惜。他老婆也是个守财如命的女人，有时因为一些小事而闹得不可开交。”

婵妮她妈回去以后，一五一十地把她听到的关于洛培石的情况告诉了女儿和丈夫。他们想先听听婵妮是如何想的。婵妮她妈先说话：“妮呀，你要求的帅、快、才，都达到了吧？”婵妮回答说：“这三条基本上都可以了，只剩下第四个条件还不知道如何。”

婵妮娘说：“找个理由把他叫到咱家，亲自与他谈谈话，估计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。”

婵妮爹原先不吭声，这时才满怀信心地说：“这事好办，我去把他叫来。”

婵妮妈问他：“你怎么把他叫来呀？”

婵妮爹说：“你放心吧，我会想办法把他叫来的，我去他家请他，就说请他来咱家给咱写对联。”

“这是个好办法，不知道他能不能请得动。”

“会来的。据说，这个人很随和，很乐意帮人。”

第二天上午，婵妮她爹就以请洛培石写对联的名义，把他叫到了他们的家。

堂屋正中央放着一个方桌，桌子上放着红纸、门画和一些代表各种神灵